

6

橄欖齋憶舊

橄欖齋憶舊



曾有某編輯向我質疑過「橄欖齋」這三個字，他認為應該是「敢覽齋」才對，還振振有詞說：「沒有錯啦，我參加『中華書道學會』這麼多年，不會弄錯的。」

自認為熟悉無比的「橄欖齋」什麼時候變成了「敢覽齋」？一時之間我竟不知從何解釋起，不過對於編輯的善意改正，只要不違背文意太遠，向來我都是樂於遵從，避免另生枝節。

之後，這個問題就在我腦海中盤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查閱手邊相關資料，請教一些資深的學長，加上個人的回憶，總算對「橄欖齋」與「敢覽齋」兩個說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想藉此篇幅跟大家敘述一下。

也許有人認為「敢覽齋」有無「木」字邊不是很重要，但身為一個資深弟子對有人當面請問師門「敢覽齋」之由來，卻無法給予清晰而肯定的回答，內心實在也是免不了陣陣的愧疚；更感受到應該還有其他許許多多關於謝老師的生平事跡，也正隨著歲月的久遠逐漸消失或趨向模糊，正有待同學大家點點滴滴的一起來匯集整理。

「橄欖齋」的由來

「橄欖齋」三字的由來，據鄭義波與呂仁清學長的說法是：謝老師早年還在台北市銀行當上班族時曾經在外租屋，所居之處為一閣樓，生活空間不大，屋旁種植有橄欖樹。一日正感鬱悶難受之際，房東適時請吃橄欖，食後精神為之一振，覺得橄欖味道雖澀卻嚼之芳馥，回味無窮，遂用「橄欖齋」名其室（圖一），其後開館授徒即以「橄欖齋」為書會名稱。



圖一 謝宗安老師書「橄欖齋」三字

至於為何要去掉「木」字邊，轉變成「敢覽齋」，依徐茂瑋同學的記憶是曾聽老師說過是「諧音」之故，曾參與「敢覽齋」章程制定的朱振南學長則認為是「減省筆畫」所致，兩人都算對，但只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在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出版的《書驛》創刊號封面¹，有一篇《敢覽齋書會組織章程草案》，全文皆使用「敢覽齋」一詞。而該文的上端有一篇謝老師撰寫的《發刊辭》，卻仍然沿用「橄欖齋」三字（圖二），形成同一個版面上有不同的稱呼並列的現象，可見「敢覽齋」三字之使用應是在「章程訂定」之後，此應為「橄欖齋」與「敢覽齋」的重要之分水嶺。基本上除了「橄欖齋」的資深弟子至今還慣用「橄欖齋」外，在書會章程訂定之後外界則以「敢覽齋」稱呼取

1 《書驛》季刊為《中華書道》季刊的前身，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創刊。



發刊辭 三石翁

本書會——橄欖齋書會，由於會員日增，而且先後孕育了八個子會——墨象、墨緣、墨籟、墨華、墨皇、墨林、墨濤、墨音……并分批在公共場所展出，極受社會重視。己巳春節團拜後舉行年會時，林明良同學提議創辦「會訊」，以報導會務動態，并介紹書法有關文字及碑帖，藉以溝通會員間接連繫與切磋。這個建議原則當然是正確，然而當時深恐資料來源艱以為繼；編輯人才缺乏，與夫經費之無著等等，是以遲疑未決。但不久經各社團負責人及各子會會長共同決議：由八個子會輪流主辦，並決定對開八版，每季發行一次。那麼此事既成定局，就無須考慮了。希各子會同學要和衷共濟，堅持到底，毋使中輟，徒貽笑柄，竊以寫字一事，本為讀書人進德修業之餘事。將以陶冶性情，改善品質。況今日社會，受外來工商化之沖激，偏重功利主義。終日栖栖皇皇，不得寧處。倘藉寫字稍作休息，鬆弛情懷，亦是一大好事。然本會作書之一貫精神，則在「傳統」與「創新」。傳統者吸取數千年來先賢之意法；創新者就此中發揮每個人天賦之智慧也。反此，則走入傍門左道矣。願與諸同學共勉之，并命本刊：名曰：「書驛」。

圖二 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出版的《書驛》創刊號封面

而代之。

至於「敢覽」兩字的意義，有幾位學長解釋為「敢參加展覽」。我個人固可以理解「敢參加展覽」這個涵義，但是在民國八十年八月出刊的《書驛》第七期裡面有一篇《敢覽齋簡介》，文中對「敢參加展覽」一詞卻提出了嚴正的「駁斥」：

「『敢覽齋』之名，乃取諸橄欖越嚼越有味之意，外界或有誤解為『敢參加展覽』云云，實乃附會之言。事實上，『敢覽齋』一

門，師承鍾庵公默默耕耘、淡泊名利者居多數，可自歷屆書法比賽性質之展覽中，每見敢覽齋同門參加者寥若晨星，可以證明。」

但如果不是「敢參加展覽」，那「敢覽」二字又應該作何解釋呢？該文「駁斥」之外並未給一合理的答案。也沒說明為什麼要把「橄欖」兩字去掉「木」字邊，以及敢參加「展覽」與敢參加「比賽」這兩件事何以能夠畫上等號？

的確，早年的謝師對於名利並不熱中，生平未見其主動去爭取過任何獎項，對一般外界的評審邀請也儘量推而避之；以全省美展為例，與謝師同輩分的書家有受邀擔任省展評審多達二、三十次以上者，而謝師也僅僅在早期應邀參加了一屆後即婉辭不就。

謝師本身的淡泊，也影響了門下弟子的性向，謝師對比賽向來採取的是「不鼓勵也不禁止」順其自然的態度。直到他晚年約八十歲左右，一則有感門下弟子們的書藝已趨於成熟，振翅待飛；二則感於自己年事漸高，希望能親眼目睹弟子們的成就表現；加上熱愛中華書道「承先啓後」的使命感，除了將門下弟子分爲九個子會，囑其定期聚會舉行展覽外，並開始鼓勵弟子中較出色者舉辦個展，當時即有孔依平、楊維鴻、林韻琪、朱振南、呂仁清、李淑娥及筆者等人，先後舉辦了個展。凡被「點名」的同門，雖有一種受肯定的光榮，但都覺得壓力很大。因此女同學則多採取聯展的形式居多，如「吳曉萍、謝陳樺書法聯展」、「李靜芬、蘇淑嫻書法聯展」、「蔡淑華、萬蔓娜書法聯展」、「劉蜀雲、游瓊瑛、張松蓮墨緣三友」、「周月雲父女展」、「中華婦女書會」……等等，都是在那個時候被「逼」出來的。早年的台灣書法界向來是重男輕女，但謝老師對女弟子則一視同仁，勉勵有加。就整體而言女弟子比較聽話，書藝在當時雖未必成熟，可是在師命難違之下，個個展現了初

生之犢不畏虎的氣勢，比男將勇猛爭氣許多；尤其張松蓮同學後來還當選了「中華書道學會」的第七屆理事長，也是有史以來台灣第一位大型書會的女性領導人，且任內表現優越值得一書；而同學之中有向老師開了展覽「支票」，跳票到今天還未兌現者大有人在。

從民國八十二年起到八十四年這段期間，大約是「橄欖齋」同學們包括各子會個展或聯展的密集期，也是「敢參加展覽」風氣的鼎盛期。因此我認為「敢覽齋」弟子們的確是「敢參加展覽」無疑，這句話裡還包含了謝老師晚年時對眾弟子「望徒成器」的一個心願在內。

而到了晚年的磊翁先師，本著一股推廣中華書道的熱忱和使命感，除了國內每年舉行個展及受邀參展不斷外，還應邀至海峽兩岸及日、韓、星、馬等國展出，何嘗不也是一種「敢參加展覽」的率先實踐？

謝老師與黃山谷

謝老師的行草，以碑體入字，結構緊密，線條遒勁而縱逸，世俗多以為是出自黃山谷，近日亦聽說有些同門有類似的誤解，因此我想就我個人所知在此澄清一下。

這個問題在我早年從師習藝時，就曾當面請問過謝老師，老師很清楚而肯定的回答：「從來沒有臨寫過黃山谷，在教學過程中偶爾讀讀帖倒是有的。」類似問題我記得還有其他同學提問過。

其實這個問題謝師在他《米壽書法展》專集的序文就說得很清楚：「……民國四十七年假中山堂開首次個展時，因心儀鄉賢鄧石如四體書之兼善並妙，故於展場中亦各體雜陳，後聽從雙溪老人許

世英²之言，以人生精力與時間有限所謂專工易得，盡善難求；然一時之間積習既深，更改不易。七十歲後始將石鼓文之線條，石門頌之放縱與石門銘之錯落參差混合組成爲行草書。且以自號焉。」

甲子年謝師七十八歲時有一件〈學書自述〉作品，更清晰明白地表示他學習行草的過程：「愚素不善行草書，猶憶廿年前八儔公展之時，龍頭馬瀨廬³先生即認爲主文尚可，邊款不協。余乃懇習蘭亭、聖教，逾五百餘通。翌年展前呈於瀨老，瀨老猶未首肯。至此已感心灰意冷，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之嘆矣。既思余書多寫篆隸與六朝碑版，率採逆入平出筆法，而款識以仰鋒爲之，實格格不入也，於是擷取石鼓文之線條與石門頌之放縱，然後雜以石門銘之錯落參差，蛻化成今日之行草；十載經營，方塑成自家幾分面目，亦云苦矣。」(圖三)

類似的說法還出現在其它不同的書展序文中多次，總而言之，皆未見到有相關文字提到謝老師跟黃山谷任何淵源之記載。謝師的行草之來源，正如其言：「七十歲後始將石鼓文之線條，石門頌之放縱與石門銘之錯落參差混合組成爲行草書。」而且是「十載經營，方塑成自家幾分面目，亦云苦矣。」此應爲標準答案。

謝師的行草除了來自「三石」之外，我認爲還有一樣重要的「養分」不能不提，就是鄭道昭的《鄭文

圖三 磊翁〈學書自述〉(局部)

2 許世英(西元1872-1964)，字靜仁，晚號雙溪老人，光緒十一年秀才。
3 馬紹文(西元1894-1968)，字瀨廬，號懷一齋主，湖北宜昌人。民國四十八年與高拜石、尤光先、謝宗安、石叔明、鄧濟榮、陳其銓、施孟宏八人組織「八儔書會」，定期於北中南三地舉辦書法展覽。



圖四 《鄭文公碑》（鄭羲下碑）

公碑》、《觀海童》、《論經書》諸碑。橄欖齋弟子魏碑入門多從《鄭文公碑》始（圖四），謝師行草線條中的中鋒運筆遒勁之氣當源自此；也是謝老師與黃山谷書風明顯不同之處。

但是外界何以會有「謝老師的行草出自黃山谷」這種看法？除了兩人書體不學而神似之外，還有一重要的原因是，謝老師平日在教學上是不准學生臨摹老師或近代書家的作品的，他主張書法學習必須從古人入手，由遠而近、由博返約。弟子們在欽羨謝老師書體，又不准臨摹的情況下，黃山谷自然就成了橄欖齋同學行書學習的最佳對象。黃山谷傳世的墨跡本很多，之前我從謝老師學書時，依序是從《松風閣》、《伏波神祠詩卷》、《寒山子龐居士詩卷》、《廉頗藺相如傳》、《李白憶舊遊》到《諸上座》，由行楷到大草一路寫來的。磊翁夫子平日又常以黃山谷論書一則來勸勉弟子：「學書胸中須有道義之氣，又廣之以聖哲之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書耳。」（圖五）凡是橄欖齋的弟子對此論皆能琅琅上口，並常見書之於師生作品之中。

當然，謝老師的行草雖非直接來自黃山谷，但既然宗仰山谷的人品與書藝，平日又常指點學生山谷諸多的碑帖，在耳濡目染之下，兩人書風趨於相似也是很自然之事。

我想以上這幾點，都可能是引起外界誤以為謝師行草出自黃山谷的原因。

謝老師的外國弟子們

自從我在文章裡提到一位「美國師弟」在台灣學書法的「不幸」遭遇後，就常有同道好奇的詢問有關謝老師其他外籍學生的事情，在此就我所知的範圍簡單的談談。

謝師家裡常有外國人來拜師就學，有澳洲、法國、日本、韓國等不同的國籍，大都集中在週日班，身分包括駐外記者、外交官夫人、法國神父、留學生、家庭主婦、企業家、社會人士等，儼然是一個小型聯合國。日本籍的同學有岡本由子、本橋千都子、王民枝等人，來自法國的是一個神父，中文名字叫高照民，專攻二王行書，《蘭亭序》及《聖教序》都臨得極好，經常受到老師的讚美。每次參展作品的落款都會以行書寫上「法蘭西高照民」六字，就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法國佬而言，能說流利的中文又會寫瀟灑的行書自然備受矚目，向他索墨寶的「粉絲」還不少，後來他奉教廷之命，轉往大陸地區服務後就未再聯絡。另外有一位來自澳洲的青年「睿翔」，我現在只大約記得他棕色而捲曲的頭髮和臉上的小雀斑，卻忘了他姓什麼。他除了學習書法外，也



圖五 謝宗安作品〈黃山谷論書一則〉

潭咽木不
 曲危無知
 安石人香
 禪日逐積
 制色深寺
 毒冷山數
 龍青何里
 岡本由子
 松薄暮空
 處鐘泉聲
 入雲峯古

圖六 橄欖齋弟子皆擅「鄭文公體」，從岡本由子的作品可見一斑。



圖七 1995年美國弟子方如凡所作的篆刻作品，本土味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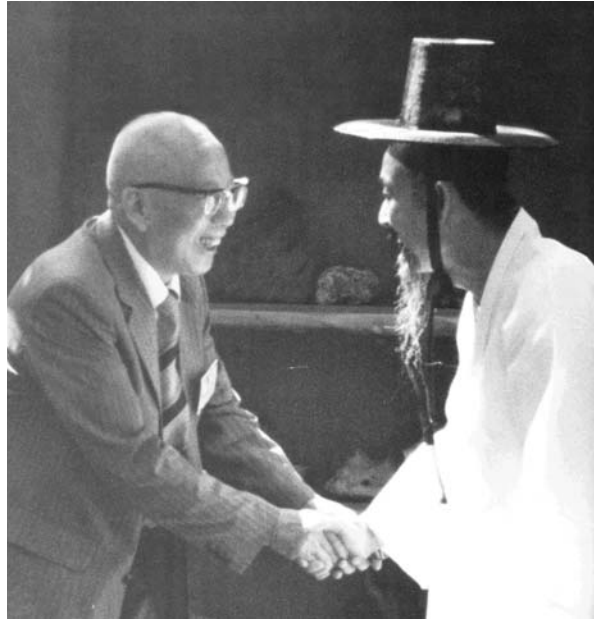
和梁乃予老師學篆刻。我曾問他為什麼要來台灣學習書法和篆刻，他說他回澳洲後，要以此為專業謀生。哇！那可真是讓我感動得雙手貼緊褲管，肅然起敬，自嘆不如。

這些外國弟子，來來去去流動性很大，屬「過客」或「插花」性質的居多，其中日本籍的岡本由子和來自美國的方如凡兩人，算是跟老師學習時間較長也比較有成就的正式弟子（圖六）。岡本是中國媳婦，但有傳統日本女性的溫柔，定居台灣多年，國語講得很好，待人和氣人緣頗佳，同門早都熟得忘了她是日本人。她當過墨濤書會的會長，不久前才剛卸任。謝師生前，她曾經寫過一篇〈我習書法·我看書法〉文章發表在《書驛》季刊第七期上。

方如凡是眾多外國弟子中最用功且帶傻勁的一位，他熱愛中國文化，曾深入研究易經，也在美國洛杉磯開過書法篆刻個展（圖七）。他寫過一篇很精彩的〈我學中國書法的過程與心得〉登在《書驛》季刊第四期，詳述當年渡海來台拜師學藝「遇人不淑」的曲折經過⁴。

此外，因為橄欖齋當時與韓國「研墨會」結盟，每兩年都有互動的文化交流展覽，由於「研墨會」的會長宋成鏞先生（圖八）對謝老師的人品及書藝極為推崇，民國七十八年，南韓舉行全國書藝比賽時，還特地禮聘謝老師到韓國當主審委員。因此其研墨會的弟子凡有來台觀光、辦事或留學都會前來登門請益拜師。

4 詳情請參閱拙著《書法家撞牆壁》中〈書法現象三則·整人書法家〉。



圖八 謝宗安與宋成鏞相見

謝老師對傳統中國書道的使命感很深，對這些外國的弟子們經常加以讚美，更鼓勵他們多寫中國書法，寄望藉由這些外國弟子把中國書法的種子向世界各地傳播。

也許站在本國人的角度來看這些外國弟子的書藝，並不算太高，但以他們的學習精神，以及長期對中華書法文化的熱愛實在令人佩服，值得一提。

小結

自謝老師九一高齡辭世以來，匆匆百歲已至。觀磊翁的一生，不論人品或書藝成就，皆受中外書壇高度之肯定與推崇，坊間自不乏讚美之詞，故本文僅就個人當年從師學藝歷程之追憶及手邊的資

料，提出三個小題目作一淺述。

余以為最令橄欖齋門人引以為傲的事，既不是對外參加比賽成績如何的輝煌和亮麗，也不在於曾獲獎牌的大小多寡，而是師生之間數十年來長期建立的濃濃親情，和同學的友愛及人品與書藝的道統傳承。謝師寫字始終強調人品，也就是宋朝大書法家黃山谷所說的：「學書胸中須有道義之氣，又廣之以聖哲之言，書乃可貴。」此言更是橄欖齋的弟子們視為終身奉行不違的準則。

走筆至此，依稀仍可見到一位九十歲的老者，安坐在書桌之前，背景是他書寫的《華山碑》得意六連屏，老人正孜孜不倦的對著圍繞他上課的弟子們侃侃而談他所熱愛的書法人生……。（本文原載《謝宗安先生百歲書法紀念展專輯》，此為完整版）

磊翁作品賞析

壹、楷書十四言聯（自撰）

【釋文】：彼何人斯，敢詡鬪笑慵妝花拳繡腿；當此時也，最宜長戈大戟拔劍張弓。

【款文】：昔湘鄉曾文正公有云：「作書之道寓沉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虎踞龍拏之勢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湘鄉書雖館閣體味甚重，然此數語確能中的，況此時此地宜提倡雄彊兩字以圖復興，不可偏重金粉氣息，所謂文化關係氣運也，能不慎歎。三石老人並識。

【賞析】：謝老師是安徽（皖南）人，平生最服膺他的鄉賢——曾文正公，以其治學不囿於一家之言。而在事功上，以一個書生率民間團練戡定洪楊大亂。

曾文正公論書：「作書之道寓沉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虎踞龍拏之勢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詩文亦然，做人又何莫不然。」當為此聯創作內容之藍本。

謝師一生耿介，書風雄強，字如其人，他對當時靡弱不振的社會風氣，用書法發出了一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慨嘆。正如款文後半段所言：「……此時此地固宜提倡雄強二字以圖復興，不可偏重金粉氣息，所謂文化，關係氣運也，能不慎歎！」

書體：以《石門銘》為主體，參以《石門頌》、《鄭文公》等筆意。

彼何人斯敢詡竊咲慵妝花拳綉腿

昔法卿曾文正公有云作字之道當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領之長劍快戟龍擘常語之象鋒銳卷之不可偏視為正宗之符以劍拔弩張四字扣韻作一種鄉愿字非之堂舉

當此時也最宜長戈大戟拔劍張弓

刺之至利從身無入刃也湘鄉書雖饒剛體味甚重以此數語確能中的况此時地固宜提倡強健二字以圖邊興不可偏重柔粉氣息所謂文化關係柔運也能不慎歟 三石者八再說

貳、分隸合體七言聯（自撰）

【釋文】：敢以雄強昌國運；且將勤奮惜年華。

【款文】：台中弘道書藝會，為國內書壇卓然有成之書法社團。茲當辛未歲終之際，循例將舉行公開展覽。其掌門人嶺南陳奇川大師屬致勛勉之辭，謹將近製自嘲聯書奉諸君子一粲，並希兩教。三石老人謝宗安，時年八十又五。

【賞析】：楸欖齋與弘道書藝會是兄弟會，陳其銓先生為謝師生平至交好友，兩人深交情誼近四十年。辛未年（1991）弘道書會於台中舉行展覽，陳其銓先生特地請謝師致辭勛勉其弘道弟子，謝師乃書此自製聯為賀禮。

寫此作時為謝師八十五歲之際，不論是得意的「分隸合體」或者邊款的行草書皆已臻純熟極佳之狀況，通篇神定氣足，當為最佳代表作之一。

同年，磊翁應省政府教育廳之邀請參加慶祝建國八十周年，「八十之美」為題的「八老書法聯展」的全省巡迴展，參加者尚有曹秋圃、朱玖瑩、王愷和、劉延濤、董開章、王壯為、傅狷夫七人，皆為當代年德高望重頂尖的書法名家。「敢以雄強昌國運；且將勤奮惜年華」聯文亦象徵諸耄耋耆老以書法振興社會風氣，勤奮不休之心。

臺中弘道書藝會國內書壇與藝壇之成也書法社團

散
叱
雄
疆
冒
國
連

亦當幸亦承經之際循例將表以公歷年當門人處南

陳奇川大師多致最勉之容謹將近製自製聯書奉

且
將
勤
奮
惜
季
華

諸君子一樂并奉 天教 三石老人 附 為安 啟 年八十五

137cm×35cm×2 1973

參、分隸合體九言聯（自撰）

【釋文】：合天道人道以成書道；得心安身安乃至世安。

【款文】：中華書道學會同仁書法聯展；丙子重陽前一日謝宗安病眼後書，時年九十。

【賞析】：

西元一九九六年也就是丙子年十一月九日，中華書道學會為磊翁九十歲的生日舉行了祝壽會員展覽。前一個月左右，十月七日謝師因眼疾住進台北榮民總醫院作白內障切除手術；手術後身體尚虛。調養之際，卻爲了勉勵同門，十月十七日，也就是手術後，電召鄭義波學長隨侍，書此三尺乘八尺之大對聯；這也是謝師生前最後的一件巨作，聯文述說磊翁其人立身處世之道。

細看書體變化，依序可見是融會了《石門頌》、《張遷碑》、《爨寶子》、《華山》、《禮器》等諸碑的筆法變化而出。作品中，「道」字和「安」字各有三字相同，但寫法皆不重複。

謝師教學主張「由博返約」，先「多臨」然後得以識廣，識廣之後，對於字體的不同變化的掌握，自然游刃有餘。作品中遇到了重複的文字，能作不同的安排變化，對於橄欖齋入室弟子而言，僅能算是最基本的功課而已。

中華書道學會同仁書法聯展
 合天道人道以成書道

得心安身安乃至世安
 白雲書法
 九十一

240cm×45cm×2 1996

肆、楷書中堂節禮記禮運篇

【釋文】：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款文】：節禮記禮運篇，庚子夏，謝宗安書。

【賞析】：這件作品是謝師早期少見的唐楷之一，款文中的「庚子夏」指的是一九六〇年（民國49年），謝師時年五十四歲，也是謝老師自四十五歲來台後，生活稍趨安定，書壇正待揚帆前進之際。

整個作品看出他對顏魯公《麻姑仙壇記》下的基本功夫極深，甚至於有點過熟而帶有一些慣性的筆畫。就書體的外形而言，還是掩不住他拿手的平直方正隸書體之特色。

寫此作品之前兩年（1958），謝師於台北中山堂舉行第一次個展，之後三年（1963）與馬紹文、高拜石、尤光先、石叔明、陳其銓、豐濟榮、施孟宏諸賢組成了「八儔書會」。

大	盜	出	惡	獨	老	修	大
同	竊	於	其	廢	有	睦	道
	亂	身	棄	疾	所	故	之
	賊	也	於	者	終	人	行
	而	不	地	皆	壯	不	也
	不	必	也	言	有	獨	天
	作	為	不	所	所	親	下
	故	己	必	養	用	其	為
	外	是	藏	男	幼	親	公
	戶	故	於	有	言	不	選
	而	謀	己	分	所	獸	賢
	不	閉	力	女	長	子	與
	閉	而	惡	有	矜	具	能
	是	不	其	歸	寡	子	講
	謂	興	不	貨	孤	使	信

節
禮記禮運篇

庚子夏
誥宗安書

五、分隸合體十三言聯（自撰）

【釋文】：最愛街東沙炒乾癩之小花生米；亦憐道左天然屈曲之老榕樹根。

【款文】：眼前細物亦可入書道妙理，甲戌之夏，磊翁戲墨，年八十八又八。

【賞析】：謝宗安老師一生耿介不阿，作品向以剛正嚴謹，氣勢磅礴著稱，唯這件卻是他晚年極少數難得的輕鬆「戲墨」小品之作，題材取諸老人住家周邊起居生活瑣事，率真自然。觀作品時仿如見到一個樂天知命的老人，娓娓敘說他平凡人生的哲理，濃濃的懷念舊居之情躍然紙上。而款文：「眼前細物亦可入書道妙理」，把「生活感情」投入了作品之中，也呼應了謝老師的另一件「合天道人道以成書道」的作品，確為難得之平生佳作。

附記：二〇〇七年二月廿八日為先師謝宗安先生百歲紀念日，應編輯小組之邀，作此五篇作品賞析，與〈橄欖齋憶舊〉一文一併收入《謝宗安百歲書法紀念展專輯》。

老榕樹根
 老憐道左天然屈曲之

甲申之夏 岳翁戲書

林六十一

寂寂街東沙炒乾癟之
 小巷生米

眼前細物亦可書道妙理

135cm×35cm×2 1994